第三章

**也许因为战事中死人太多了，枉死者没消磨的生命力都迸作春天的生意。那年春天，气候特别好。这春所鼓动的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，收到一种生机透芽的痛痒。上海是个暴发都市，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。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，好像比动物园里铁笼子里关住的野兽，拘束，孤独，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。春来了只有向人身心里的寄寓，添了疾病和传染，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条件，添了孕妇**。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，战时人口正该补充。但据周太太说，本年生的孩子，大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，抢着投胎，找足前生年龄数目，只怕将来活不长。

这几天来，方鸿渐白天昏昏想睡，晚上倒又清醒。早晨方醒，听见窗外树上鸟叫，无理由地高兴，无目的期待，心似乎减轻重量，直上升上去。**可是这欢喜是空的，像小孩子放的气球，上去不到几尺，便爆裂归于乌有，只留下忽忽若失的无名惆怅。他坐立不安地要活动，却颓唐使不出劲来，好比杨花在春风里飘荡，而身轻无力，终飞不远。**他自觉这种惺忪迷怠的心绪，完全像填词里所写幽闺伤春的情境。现在女人都不屑伤春了，自己枉为男人，还脱不了此等刻板感情，岂不可笑！譬如鲍小姐那类女人，决没工夫伤春，但是苏小姐呢？她就难说了；她像是多愁善感的古美人模型。船上一别，不知她近来怎样。自己答应过去看她，何妨去一次呢？明知也许从此多事，可是实在生活太無聊，现成的男朋友太缺乏了！好比睡不着的人，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，先要图眼前的舒服。

方鸿渐到了苏家，理想苏小姐会急忙跑进客堂，带笑带嚷，骂自己怎不早去看她。门房送上上茶说：“小姐就出来。”苏家园里的桃花，梨花，丁香花都开得正好，鸿渐想现在才阴历二月底，花已经赶早开了，不知还剩些什么，留作清明春色。**客堂一扇窗开着，太阳烘焙的花香，浓的塞鼻子，暖得使人头脑迷倦。这些花的香味，跟葱蒜的臭味一样，都是植物气息而有荤腥的肉感，像从夏天跳舞会上头发里发泄出来的。**壁上挂的字画里又沈子培所写凭条，录的黄山谷诗，第一句道：**“花气熏人欲破禅。**”鸿渐看了，会心不远，觉得和尚们闻到窗外这种花香，确已犯戒，与吃荤相去无几了。**他把客堂里的书画古玩反复看了三遍，正想沈子培写“人”字的捺脚活像北平老妈子缠的小脚，上面那样粗挺的腿，下面忽然微乎其微的一顿，就完事了，也算是脚的！**苏小姐才出来。她冷淡的笑容，像阴寒欲雪天的淡日，拉拉手，说：“方先生好久不见，今天怎么会来？”**鸿渐想去年分别时拉手，何等亲热；今天握她的手像捏着冷血的鱼翅。分别时还是好好的，为什么重见面变得这样生分？这时候他的心理仿佛临考抱佛脚的学生睡了一晚，发现自以为温熟的功课，还是生的**，只好撒谎说，到上海不多几天，特来拜访。苏小姐礼貌周到地谢他“光临”，问他“在什么地方得意”。他嗫嚅说，还没找事，想到内地去，暂时在亲戚组织的银行里帮忙。苏小姐看他一眼道：“是不是方先生岳父家开的银行？方先生，你真神秘！你什么时候吃喜酒的？咱们多年老同学了，你还瞒着一字不提。是不是得了博士回来结婚的？真是金榜挂名，洞房花烛，要算得双喜临门了。我们就没福气瞻仰瞻仰方太太呀！”

方鸿渐羞愧得无地自容，记得《沪报》那节新闻，忙说，这一定是从《沪报》看来的。便痛骂《沪报》一顿，把干丈人和假博士的来由用**春秋笔法**叙述一下，买假文凭是自己的滑稽玩世，认干亲戚是自己的**和同随俗**。还说：“我看见那消息，第一个就想到你，想到你要笑我，瞧不起我。我为这事还跟我那岳父闹得很不欢呢。”

苏小姐脸色渐转道：“那又何必呢！他们那些俗不可耐的商人，当然只知道付了钱要交货色，不会懂得学问是不靠招牌的。你跟他们计较些什么！哪位周先生总算是你的尊长，待你也够好，他有权利在报上登那段新闻。反正谁会注意那段新闻，看到的人转背就忘了。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，倒向小细节认真，矛盾得太可笑了。”

方鸿渐诚心佩服苏小姐说话漂亮，回答道：“给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没有亏心内愧的感觉了。我该早来告诉你的，你说话真通达！你说我在小节上看不开，这话尤其深刻。**世界上大事情都可以随便应付，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。譬如贪官污吏，纳贿几千万，而决不肯偷人家的钱袋。我这幽默的态度，确不彻底。”**

苏小姐想说：“这话不对。不偷钱是因为钱袋不值得偷；假如钱袋里容得几千万，偷了跟纳贿一样安全，他也会偷。”可是她这些话不说不来，只看了鸿渐一眼，又注视地毯上的花纹道：“亏得你那玩世不恭的态度不彻底，否则跟你做朋友的人都得寒心，怕你也不过面子上敷衍，心里在暗笑他们了。”

鸿渐忙言过其实地担保，他怎样把友谊看得重。这样谈着，苏小姐告诉他，她父亲已随政府入蜀，她哥哥也到香港做事，上海家里只剩她母亲，嫂子和她，她自己也想到内地去。方鸿渐说，也许他们俩又可以同路。苏小姐说起有位表妹，在北平他们的母校里读了一年，大学因战事内迁，她停学在家半年，现在也计划复学。这表妹今天恰到苏家来玩，苏小姐进去叫她出来，跟鸿渐认识，将来也是旅行伴侣。

苏小姐领了个二十左右的娇小女孩儿出来，介绍道：“这是我表妹唐晓芙。”**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，有两个浅酒涡。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，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，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，仿佛是好水果。她眼睛并不顶大，可是灵活温柔，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，大而无当。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，会诧异为什么女古今中外诗人，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，腰束的带，身体睡的席，甚至脚下践踏的鞋，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。她头发没烫，眉毛不镊，口红也没有擦，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制，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。总而言之，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的那桩罕物——一个真正的女孩子。**有许多都市女孩子已经是装模作样的早熟女人，算不得孩子；有许多女孩子只是混沌痴玩的无性别孩子，还说不上女人。方鸿渐立刻想在她心上造个好印象。唐小姐尊称他为“同学老前辈”，他抗议道：“这可不成！你叫我‘前辈’，我已经觉得像史前猿人的遗骸了。你何必又加上‘老’字？我们不幸生得太早，没福气跟你同时上学，这是恨事。你再叫我‘前辈’，就是有意提醒我是老大过时的人，太残忍了！”

唐小姐道：“方先生真会挑眼！算我错了，‘老’字先取消。”

苏小姐同时活泼地说：“不羞！还要我们像船上的那些人叫你‘小方’么？晓芙，不用理他。他不受抬举，干脆什么都不叫他。”

方鸿渐看唐小姐**不笑的时候，脸上还依恋着笑意，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。许多女人会笑得这样甜，但他们的笑容只是面部肌肉操，仿佛又教练在喊口令：“一！”忽然满脸堆笑，“二！”忽然笑不知去向，只余个空脸，像电影开映前的布幕。**他找话出跟她讲，问她进的什么系。苏小姐不许她说，说：“让他猜。”

方鸿渐猜文学不对，教育也不对，猜化学物理全不对，应用吉民先生的话道：“search me！难道读的数学？那太厉害了！”

唐小姐说出来，原来是极平常的政治系。苏小姐注一句道：“这才厉害呢。将来是我们的统治者，女官。”

方鸿渐说：“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。虚虚实实，以退为进，这些政治手腕，女人天生下来全有。女人学政治，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，锦上添花了。我在欧洲，听过Ernst Bergmann先生的课，他说女人以后思想创造力，女人有社会活动力，所以男人在社会上做得事该让给女人做，男人好躲在家里从容思想，发明新科学，产生新艺术。我看此话甚有道理。女人必学政治，而现在的政治家要成功，都得学女人。政治舞台上的戏剧全是反串。”

苏小姐道：“这是你那位先生故作奇论，你就喜欢那一套。”

方鸿渐道：“唐小姐，你表姐真不识抬举，好好请她女子参政，她倒笑我故作奇论！你评评理看。老实说，要齐家而后能治国平天下。请问有多少男人会管理家务的？管家要仰仗女人，而自己吹牛说大丈夫要治国平天下，区区家务不屑理会，只好比造房子要先向半空里盖个屋顶。把国家社会全部交给女人有许多好处，至少可以减少战争。外交也许更复杂，秘密条款更多，可是女人因为身体关系，并不擅长打仗。女人对于机械的头脑比不上男人，战争起来或许使用简单的武器，甚至不过揪头发，抓头皮，拧肉这些本位武化，损害不大。无论如何，如今新式女人早不肯多生孩子了，到那时候她们忙着干国事，更没工夫生产，人口稀少，战事也许根本不会产生。”

唐小姐感觉方鸿渐说哲学化，都为着引起自己对他的注意，心中暗笑，说：“我不知道方先生是侮辱政治还是侮辱女人，至少都不是好话。”

苏小姐道：“好哇！拐了弯拍了人家半天的马屁，人家非但不领情，根本就没懂！我劝你少开口罢。”

唐小姐道：“我并没有不领情，我感激得很方先生肯为我表演口才。假使我是学算学的，我想方先生一定另有议论，说女人是天生的计算动物。”

苏小姐道：“也许说你这样一个人肯念算学，他从此不厌恨算学。反正翻来覆去强词夺理，全是他的话。我从前并不知道他这样油嘴。这次同回国算领教了。大学同学的时候，他老远看见我们脸就涨红，愈走进脸愈红，红得我们瞧着都身上发难过。我们背后叫他‘寒暑表’，因为他脸色忽升忽降，表示出他跟女学生距离的远近，真好玩儿！想不到外国去了一趟，学得这样厚脸皮，也许混在鲍小姐那一类女朋友里训练出来的。”

方鸿渐慌忙说：“别胡说！那些事提它干嘛？你们女学生真要不得！当了面假正经，转背就挖苦地人家体无完肤，真缺德！”

苏小姐看他发急，刚才因为他对唐小姐卖开的不快全消散了，笑道：“瞧你着急得那样子！你自己怕不是当面花言巧语，背后刻薄人家。”

这时候进来一个近三十岁，身材高大，神奇轩昂的人。唐小姐叫他“赵先生”，苏小姐说：“好，你来了，我跟你们介绍：方鸿渐，赵辛楣。”**赵辛楣个鸿渐拉拉手，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，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**，问苏小姐道：“是不是跟你同船回国的那位？”

鸿渐诧异，这姓赵的怎么知道自己？忽然想也许这人看过《沪报》那条新闻，立刻局促难受。那赵辛楣本来就神气活现，听苏小姐说鸿渐确实跟她同船回国的，她的表情说仿佛鸿渐化为稀淡的空气，眼睛里没有这人。**假如苏小姐也不和他讲话，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，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，或道家“视而不见，传之不得”的真理。**苏小姐告诉鸿渐，赵辛楣和她家是世交，美国留学生，本在外交公署当处长，因病未随机关内迁，如今在华美新闻社做政治编辑。可是她没向赵辛楣叙述鸿渐的履历，好像他早已知道，无需说得。

赵辛楣躺在沙发里，含着烟斗，仰面问天花板上挂的电灯道：“方先生在什么地方做事呀？”

方鸿渐有点生气，想不理他不可能，“点金银行”又叫不响，便含糊地说：“暂时在一家小银行里做事。”

赵辛楣鉴赏着口里吐出来的烟圈道：“大材小用，可惜可惜！方先生在国外学的是什么呀？”

鸿渐没好气地道：“没学什么。”

苏小姐道：“鸿渐，你学过哲学，是不是？”

赵辛楣喉咙里干笑道：“从我们干实际工作的人的眼光看来，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没两样。”

“那么提赶找个眼科医生，把眼光验一下：会这样看东西的眼睛，一定有毛病。”方鸿渐为掩饰斗口的痕迹，有意哈哈大笑。赵辛楣以为他讲了俏皮话而自鸣得意，一时想不出回答，只好狠命抽烟。苏小姐忍不住笑，有点不安。只唐小姐云端里看厮杀似的，悠远淡漠地笑着。鸿渐忽然明白，这姓赵的对自己无理，是在吃醋，当自己是他的情敌。苏小姐忽然改口，不叫 “方先生”而叫“鸿渐”，也像有意要姓赵的知道她跟自己的亲密。想来这是一切女人最可夸傲的时候，看两个男人为她争斗。自己何苦空做冤家，让赵辛楣去爱苏小姐得了！**苏小姐不知道方鸿渐这种打算；她喜欢赵方两人斗法比武抢自己，但是她又担心交战得太猛烈，顷刻就分胜负，二人只剩一人，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。她更担心败走的偏是方鸿渐：她要借赵辛楣来激发方鸿渐的勇气，可是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，“保持实力，作战略上的撤退。”**

赵辛楣的父亲跟苏文纨的父亲从前是同僚，民国初元在北京合租房子住。辛楣和苏小姐自小一起玩。赵老太太独自里怀着他，人家以为她准生双胞。他到四五岁时身体长大得像七八岁，用人每次带他坐电车，总得为“五岁以下孩童免票”的事跟买票人吵嘴。他身大而心不大，像个空心大萝卜。在小学里，**他是同学们玩笑的目标，因为这样庞大的箭垛子，放冷箭没有不中的道理。**他和苏小姐们玩“官打捉贼”，苏小姐哥哥做了“贼”要拒不受捕，只有他是乖乖挨“打”的好“贼”。玩红帽儿那故事，他老做狼：他吃掉苏小姐姊妹的时候，不过抱了她们睁眼张口做个怪样，到猎人杀狼破腹，苏小姐哥哥按他在泥里，要抠他肚子，有一次真用剪刀把他衣服都剪破了。他脾气虽好，头脑并不因此而坏。他父亲信算命相面，他十三四岁时带他去见一个有名的女相士，那女相士赞他：**“火星方，土形厚，木声高，牛眼，狮鼻，棋子耳，四字口，正合《麻衣相法》所说南方贵宦之相，将来名位非凡，远在老子之上。”从此他自以为政治家。**他小时候就偷偷喜欢苏小姐，有一年苏小姐生病很危险，他听父亲说：“文纨的病一定会好，她是官太太的命，该有二十五年‘帮夫运’呢。”他武断苏小姐命里该帮助的丈夫，就是自己，因为女相士说自己要做官的。这次苏小姐初到家，开口闭口都是方鸿渐，第五天忽然决口不提，缘故是她发现了那张旧《沪报》，眼明心细，注意到旁人忽略的事实。**她跟辛楣的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地成为恋爱，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罢，i没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，好等明天积成个和暖的日。他最擅长用外国话演说，响亮流利的美国话像天空里转滚的雷，擦了油，打上蜡，一滑就是半个上空。不过演讲时站在台上，居高临下的；求婚是矮着半身子，仰面恳求的。苏小姐不是听众，赵辛楣有本领使不出来。**

赵辛楣对方鸿渐虽有醋意，并无什么你死我活的仇恨。**他的傲慢无礼，是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接见小国外交代表开谈判时的态度。他想把这种独裁者的威风，压倒和吓退鸿渐。给鸿渐顶了一句，他到不好像意国统领的牌桌大吼，或德国元首的扬拳示威。幸而他知道外交家的秘诀，一时上对答不来，把嘴里抽的烟卷作为遮掩的烟幕。**苏小姐忙问他战事怎样，他便背诵刚做好的一篇社论，**眼里仍没有方鸿渐，但又提防着他，恰像慰问害传染病者的人对细菌的态度。**鸿渐没兴趣听，想跟唐小姐攀谈，可是唐小姐偏听得津津有味。鸿渐准备等唐小姐告辞，自己也起身，同出门时问她住址。辛楣讲完时看手表说：“现在快五点了，我到报馆溜一下，回头来接你到峨眉春吃晚饭。你想吃川菜，这是最好的四川馆子，跑堂都认识我——唐小姐，请你务必也赏面子——方先生有兴也不妨来凑热闹，欢迎得很。”

苏小姐还没回答，唐小姐和方鸿渐都说时候不早，该回家了，谢辛楣的盛意，晚饭心领。苏小姐说：“鸿渐，你坐一会，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讲——辛楣，我今天晚上要陪妈妈出去应酬，咱们改天吃馆子，好不好？明天下午四点半，请你们都来喝茶，陪陪新回国的沈先生沈太太，大家可以谈谈。”

赵辛楣看苏小姐留住方鸿渐，奋然而出。方鸿渐站起来，原想跟他拉手，只好又坐下去。“这位赵先生真怪！好像我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似得，把我恨得形诸词色”

“你不也恨着他么？”唐小姐狡猾地说。苏小姐脸红，骂她：“你这人最坏！”方鸿渐听了这句话，要否认他恨赵辛楣也不敢了。只好说：“苏小姐，明天茶会谢谢罢。我不想来。”

唐小姐没等苏小姐开口，便说：“那不成，我们看戏的人可以不来，你是做戏的人，怎么好不来？”

苏小姐道：“晓芙，你再胡说，我从此不理你。你们两个明天都得来！”

唐小姐坐苏家汽车走了。鸿渐跟苏小姐两人相对，竭力想把话来冲淡，疏通这亲密得使人窒息的空气：“你表妹说话很利害，人也好像非常聪明。”

“这孩子虽小，本领大得很，她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呢！”——鸿渐脸上遮不住的失望看得苏小姐心里酸溜溜的——“你别以为她天真，她才是满肚子鬼主意呢！我总以为刚进大学就谈恋爱的女孩子，不会有什么前途。你想，跟男孩子们混在一起，搅得昏天黑地，哪有工夫念书，咱们同班的黄壁，蒋孟，你不记得么？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去了！”

方鸿渐忙说记得：“你那时候也红的很，可是你自有那一种高贵的气派，我们只敢远远的仰慕你。我真梦想不到今天会跟你怎么熟。”

苏小姐心里又舒服了。谈了些学校旧事，鸿渐看她并美欧重要的话跟自己讲，便说：“我该走了，你今天晚上还得跟伯母出去应酬呢。”

苏小姐道：“我并没有什么应酬，那是托词，因为辛楣对你太无礼了，我不愿意长他的娇气。”

鸿渐惶恐道：“你对我太好了！”

苏小姐撇他一眼低下头道：“有时候我真不该对你那样好。”这时空气里蠕动着他该说得情话，都扑凑向他嘴边要他说。他不愿意说，而又不容静默。看见苏小姐搁在沙发边上的手，便伸手拍她的手背。苏小姐送到客堂门口，鸿渐下阶，她唤“鸿渐”，鸿渐回来问她有什么事，她笑道：“没有什么。我在这里望你，你为什么直往前跑，头也不回？哈哈，我真是没道理的女人，要你背后生眼睛了——明天早些来。”

方鸿渐出了苏家，自觉已成春天的一部分，沆瀣一气，不是两小时前春天门外汉了。走路时身体轻得好像地面在浮起在。只有两件小事在心里消化不了。第一，那时候不该碰苏小姐的手，应该假装不懂她言外之意的；自己总太心软，常迎合女人，不愿触犯她们，以后言动要斩截些，别弄假成真。第二，唐小姐的男朋友很多，也许已有爱人。鸿渐气得把手杖残暴地打道旁的树。不如趁早死了心罢，给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甩了，那多丢脸！这样惘惘不甘地跳上电车，看见邻座一对青年男女喁喁（yu）情话。男孩子身上放着一堆中学教科书，女孩子的书都用电影照相的包书纸包着。那女子不过十六七岁，脸化妆得就像搓油摘粉调胭脂捏出来的假面具。鸿渐想伤害不愧是文明先进之区，中学女孩子已经把门面油漆粉刷，招揽男人了，这是外国也少有的。可是这女孩子的脸假的老实，因为决没人相信贴在她脸上的那张脂粉薄饼会是她的本来面目。他忽然想唐小姐并不十分妆饰。刻意打扮的女孩子，或者是已有男朋友，对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新兴趣，发现了新价值，或者是需要男朋友，挂个鲜明的幌子，好刺眼射目，不致遭男人忽略。唐小姐无意修饰，可见心里并没有男人，鸿渐自为这结论有深刻的心理根据，合严密的逻辑，可以背后批Q.E.D的。他快活得坐不安位。电车到站时，他没等车停就抢先跳下来，险的摔一跤，亏得撑着手杖，左手推在电杆木上阻住那扑向地的势头。吓出一身冷汗，左手掌擦去一层油皮，还给电车司机训了几句。回家手心涂了红药水，他想这事唐晓芙害自己的，将来跟她细细算账，微笑从心里泡沫似地浮上脸来，痛也忘了。他倒不想擦去皮是这只手刚才按在苏小姐手上的报应。

明天他到苏家，唐小姐已先到了。他还没坐定，赵辛楣也来了，招呼后说：“方先生，昨天去得迟，今天来得早。想是上银行办公养成的好习惯，勤勉可嘉，佩服佩服！”

“过奖，过奖！”方鸿渐本想说辛楣昨天早退，今天迟到，是学衙门里上司的官派，一转念，忍住不说，还对辛楣善意地微笑。辛楣不想他会这样无赖抵抗，反有一拳打个空的惊慌。唐小姐藏不了脸上的诧异。苏小姐也觉得奇怪，但忽然明白这是胜利者的大度，鸿渐知道自己爱的是她，所以不与辛楣计较了。沈氏夫妇也来了。乘大家介绍寒暄的时候，赵辛楣拣最近苏小姐的沙发坐下，沈氏夫妇合坐一张长沙发，唐小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座位中间的一个绣垫上，鸿渐孤零零地近太太坐了。**一坐下去，他后悔无及，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，文言里的雅称和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：“温羝。”这暖烘烘的味道，掺了脂粉香和花香，熏得方鸿渐反胃，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。心里想着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，把巴黎大菜场的“臭味交响曲”都带到中国来了，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。**

**沈太太生的怪样，打扮的妖气。他眼睛瞎两个黑袋，像圆壳行军热水瓶，想是储存着多情的热泪，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进了嘴，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，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，**说话常有“Tiens！”“O la，la”那些法文慨叹，把自己身躯扭摆出媚态柔姿。她身体动一下，那气味又添了新的一阵子。鸿渐恨不能告诉她，话用嘴说就够了，小心别把身体一扭两段。**沈先生下唇肥厚倒垂，一望而知是个说话多而快像嘴里在泻肚子下痢的人。**他在讲他怎样像法国人作战事宣传，怎样博得不少人对中国的同情：“南京撤退以后，他们都说中国完了。我对他们说：“欧洲大战的时候，你们政府不是也迁都离开巴黎么？可是你们是最后的胜利者。他们没有话讲，唉，他们没有话讲。”鸿渐想政府可以迁都，自己倒不能换座位。

赵辛楣专家审定似的说：“回答的好！你为什么不做篇文章？”

“微蕾在《沪报》上发表的外国通讯里，就把我这一段话记载进去，赵先生没看见么？”沈先生稍微失望地问。

沈太太扭身体向丈夫做个挥手姿势，娇气道：“提我那东西干嘛？有谁会注意到！”

辛楣忙说：“看见，看见！”佩服的很。想起来，通讯里是有迁都那一段话——”

鸿渐道：“我倒没看见，叫什么题目？”

辛楣说：“你们这些哲学家研究超时间的问题，当然不看报的。题目是——咦，就在口边，怎么一时想不起？”他根本没看那篇通讯，不过他不愿放弃这个扫鸿渐面子的机会。

苏小姐道：“你不能怪他，他那时候也许还逃躲在乡下，报都看不见呢。鸿渐，是不是？题目很容易记得：《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》，前面还有大字标题，好像是：《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》，沈太太，我没记错吧?”

辛楣拍大腿道：“对，对，对！《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》，《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》，题目美丽极了！文纨，你记性真好！”

沈太太道：“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都亏你记得。无怪认识的人都推你是天才。”

苏小姐道：“好东西不用你去记，它自会留下很深的印象。”

唐小姐对鸿渐道：“那是沈太太写给我们女人看的，你是‘祖国的兄弟们’，你没注意到，可以原谅。”沈太太年龄不小，她这信有不是写给“祖国的外甥女，侄女，侄孙女”的，唐小姐去看它，反给它攀上姊妹。

辛楣为补救那时候的健忘，恭维沈太太，还说华美新闻社要发行一种妇女刊物，请她帮忙。沈氏夫夫跟辛楣愈心热了。佣人把分隔餐食和客堂的幔拉开，苏小姐请大家进去用点心，鸿渐如罪人蒙赦。他吃完回到客堂里，快傍着唐小姐坐了，沈太太跟赵辛楣谈的拆不开；辛楣在伤风，鼻子塞着，所以敢接近沈太太。

沈先生向苏小姐问长问短，意思要“苏老伯”为他在香港找个位置。方鸿渐自觉本日运气好转，苦尽甘来，低低问唐小姐道：“你方才什么都不吃，好像身子不舒服，现在好了么有？”

唐小姐道：“我吃的很多，并没有不舒服啊!”

“我又不是主人，你不用跟我客套。我明看见你喝了一口汤，就皱眉头就匙儿弄着，没再吃东西。”

“吃东西有什么好看？老瞧着，好意思么？我不愿意吃给你看，所以不吃，这是你害我的——哈哈，方先生，别当真，我并没知道你在看旁人吃。我问你，你那时候坐在沈太太身边，为什么别着脸，紧闭了嘴，像在受罪？”

“原来你也是这个道理！”方鸿渐和唐小姐新密的笑着，两人已成了患难之交。

唐小姐道：“方先生，我今天来了有点失望——”

“失望！你希望些什么？那味道还不够利害么？”

“不是那个，我以为你跟赵先生一定很热闹，谁知道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抱歉的很没有好戏做给你看。赵先生误会了我跟你表姐的关系——也许你也会有同样的误解——所以我今天让他挑战，躲着不还手，让他知道我跟他毫无利害冲突。”

“这话真么？只要表姐有个表示，这误会不是就弄明白了？”

“也许你表姐有她自己的心思，遣将不如激将，非有大敌当前，赵先生的本领不肯显出来。可惜我们这种老弱残兵，不经打，并且不愿打——”

“何妨做志愿军呢？”

“不，简直是拉来的夫子。”说着，方鸿渐同时懊恼这话太轻佻了。唐小姐难保不讲给苏小姐听。

“可是，战败者常常得到旁人更大的同情——”唐小姐觉得这话会引起误会，红着脸——“我意思说，表姐也许是助弱小民族的。”

鸿渐快乐得心少跳了一跳：“那就顾不得了。唐小姐，我想请你跟你表姐明天吃晚饭，就在峨眉春，你肯不肯赏脸？”唐小姐踟躇还没答应，鸿渐继续说：“我知道我很大胆冒昧。你表姐说你朋友很多，我不配高攀，可是很想在你朋友里凑个数目。”

“我没偶什么朋友，表姐在胡说——她跟你怎么说呀？”

“她并没讲什么，她只讲你善于交际，认识不少人。”

“这太怪了！我才是不见世面的乡下女孩子呢。”

“别客气，我求你明天来。我想去吃，对自己没有好借口，借你们二位的名义，自己享受一下，你就体贴下情，答应了吧！”

唐小姐笑道：“方先生，你说话里都是文章。这样，我准来。明天晚上几点钟？”

鸿渐告诉了她钟点，身心舒泰，只听见沈太太朗朗说道：“我这次出席世界妇女大会，观察出来一种普遍动态：全世界的女性现在都在趋向男性方面——”鸿渐又惊又笑，想这是从古已然的道理，沈太太不该到现在出席了妇女大会才学会——“从前男性所做的职业，像国会议员，律师，报馆记者，飞机师等等，女性都会做，而且做得和男性一样好。有一位南斯拉夫的女性社会学家在大会里演讲，说除掉一部分甘心做贤妻良母的女性以外，此外的职业女性可以叫‘第三性’。女性解放还是新进的事实，可是已有这样显著的成绩。我敢说，在不久的将来，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上的名词。”赵辛楣道：“沈太太，你这话对。现在的女人真能干！文纨，就像徐宝琼徐小姐，沈太太认识她罢？她帮她父亲经营那牛奶厂，大大小小的事，全是她一手办理，外表斯文柔弱，全看不出来！”鸿渐跟唐小姐说句话，唐小姐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苏小姐本在说：“宝琼比她父亲还精明，简直就像牛奶厂不出面的经理——”看不入眼鸿渐和唐小姐的密切，因说：“晓芙，有什么事哪儿高兴？”

唐小姐摇头只是笑。苏小姐道：“鸿渐，有笑话讲出来大家听听。”

鸿渐也摇头不说，这更显得他跟唐小姐两口儿平分着一个秘密，苏小姐十分不快。赵辛楣做出他最成功的轻鄙表情道：“也许方大哲学家在讲解人生哲学里的乐观主义，所以唐小姐听得那么乐，对不对，唐小姐？”

方鸿渐不理他，直接对苏小姐说：“我听赵先生将，他才能够外表上看不出那位徐小姐是管理牛奶厂的，我说，也许赵先生认为她应该头上长两只牛角，那就一望而知是什么人了。否则，外表上无论如何看不出来的。”

赵辛楣道：“这笑话讲的不通，头上长角，本身就变成牛了，怎么会表示是牛奶厂的管理人呢?”说完，四顾大笑。他以为方鸿渐又给自己说到，想今天得再接再厉，决不先退，盘垣到那姓方的走了才起身，所以他身子向沙发上坐得更深陷些。方鸿渐目的已达到，不愿逗留，要乘人多，跟苏小姐告别容易些。**苏小姐因为鸿渐今天没跟自己亲近，特送他到走廊里，心理好比冷天出门，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。**

鸿渐道：“苏小姐，今天没机会多跟你讲话，明天晚上你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饭，就在峨眉春，我不稀罕赵辛楣请！只恨我比不上他是老主顾，菜也许不如他会点。”

苏小姐听他还跟赵辛楣在怄气，心里宽舒，笑道：“好！就咱们两个吗？”问了绝得有些害羞，绝得这无需多问。

方鸿渐讷讷得道：“不，还有你表妹。”

“哦，有她，你请她了没有？”

“请过了，她答应来——来陪你。”

“好吧，再见。”

苏小姐临别时候的态度，冷缩了方鸿渐的高兴。他想这事势难两全，只求做得光滑干净，让苏小姐的爱情好好的无疾善终。他叹口气，怜悯苏小姐。自己不爱她，而偏为她弄得心软，这太不公道！她太取巧了！她不应当这样容易受伤，她该熬住不叫痛。为什么爱情会减少一个人心灵的抵抗力，使人变得软弱，被摆布呢？假如上帝真的爱人类的，他决无力量做得起主宰。方鸿渐这思想若给赵辛楣知道，又该挨骂“哲学家闹玄虚”了。**他那天晚上的睡眠，宛如梗米粉的线条，没有粘性，拉不长。他的快乐从睡梦里冒出来，使他醒了四五次，每醒来，就像唐晓芙的脸在自己眼前，声音在自己耳朵里。他把今天和她谈话时一字一句，一举一动都将心熨帖着，迷迷糊糊得睡去，一会儿又惊醒，觉得这快乐给睡埋没了，忍住不睡，重新温一遍白天的景象。**最后醒来，起身一看，是个嫩阴天。他想这请客日子拣地不安全，恨不能用吸墨水纸压干了天空淡淡的水云。今天星期一是银行里照例的忙日子，他要到下午六点多钟，才下办公室，没工夫回家换了衣服再上馆子，所以早上出门前就打扮好了。设想自己是唐小姐，用她的眼睛来审定衣镜里自己的仪表。回国不到一年，额上填了许多皱纹，昨天没睡好，脸色眼神都萎靡暗淡。**他这两天有了意中人以后，对自己外表上的缺点，知道地不宽假得详尽，仿佛只有一套出客衣服的穷人知道上面每一个斑渍和补丁。**其实旁人看来，他脸色照常，但他自以为今天特别难看，花领带补得脸黄里泛绿，换了三次领带才下去吃早饭。周先生每天这时候还不起床，之后他跟周太太，效成三个人吃着。将要吃完，楼上电话铃响，这电话就装在他卧室外面，他在家时休想耳根清净。他常听到心烦，以为他那未婚妻就给这电话的“盗魂铃”送了性命。这时候，女佣人下来说：“方先生电话，姓苏，是个女人。”**女佣人说着，她和周太太，效成三人眼睛里来往的消息，忙碌得能在空气里起春水的縠纹。**鸿渐想不到苏小姐会啦电话，周太太定要问长问短了，三脚两步上去接，只听效成大声道：“我猜就是那苏文纨。”这孩子前天在本国史班上，把清朝国姓“爱新觉罗”错记做“亲爱保罗”，给教师痛骂一顿，气得今天赖学在家，偏是苏小姐的名字他倒过目不忘。

鸿渐拿起听筒，绝得整个周家都在屏息旁听，轻声道：“苏小姐那，我是鸿渐。”

“鸿渐，我想这时候你还不会出门，打个电话给你。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晚上峨眉春不能去了，抱歉得很！你不要骂我。”

“唐小姐去不去呢？”鸿渐话出口就后悔。

斩截得：“那可不知道。”又幽远得说：“她自然去呀！”

“你害的什么病？严不严重？”鸿渐知道已经问得迟了。

“没有什么，就觉得累，懒出门。”这涵义是显然了。

“我放了心了。你好好休养着，我明天一定来看你。你爱吃什么东西？”

“谢谢你，我不要什么——”顿一顿——“那么明天见。”

苏小姐那面电话挂上，鸿渐才想起他在礼貌上应该取消今天的晚饭，改期请客的。要不要跟苏小姐再通个电话，托他告诉唐小姐晚饭改期？可是心里实在不愿意。正考虑，**效成带跳带跑，尖了一嗓子叫上来道：“亲爱的密斯苏小姐，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呀？”‘你爱吃什么东西？’‘我爱吃大饼，油条，五香豆，鼻涕干，臭咸鲞’——”**鸿渐大喝一声拖住，截断了他代开的食单，吓得他讨饶。鸿渐轻打一拳，放他走了，下午继续吃早饭。周太太果然等着他，盘问个仔细，还说：“别忘了要拜我做干娘。”鸿渐忙道：“我在等你收干女儿呢。多收几个有挑选些。这苏小姐不过是我的老同学，并无什么关系，你放着心。”